篆刻學

寿石工 著

天津市古籍书店

天津市古籍书店
样书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篆刻學

寿石工 著

天津市古籍书店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责任编辑:　胡雪琤

篆 刻 学

寿石工 著

*

天津市古籍书店影印

(天津烟台道15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市建新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375 插页8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0.60元

出版说明

《篆刻学》是我国近代著名篆刻大师寿石工先生著。寿石工（一八八八—一九五〇）名玺，字石工，号珏庵，别署印丐。浙江绍兴人，著名学者寿镜吾之子，家学渊源。后入南社，以诗词、篆刻名于世。其篆刻由秦汉人，后专宗黄牧甫。有《蝶芜斋自制印逐年存稿》及多种印集。

本书原是寿先生当年在国立美专任教时的讲义，后由其弟子巢章甫整理印行。此书对于印章起源、文字究探、篆刻三法、风格流派以及篆刻工具的制作等无不备述，其文笔简妙，论述精辟非辗转抄印者可同日语。这次我们影印出版，由篆刻家张牧石选定了寿石工先生治印二十余方，研习篆刻者可从兹欣赏寿石工篆刻艺术，吸取新的营养。

天津市古籍书店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篆刻學講義序

印章者美術品之一也。爲用至廣。其由來也久矣。印之質。有銅。有牙。有角。有磁。有晶。有木。有玉。有石、有翡翠。有瑪瑙。而石爲最適於刀刻。治印之法。有鑄。有刻。有翻沙。有撥蠟。而刻最賞於士夫。吾聞之。印學始於秦。盛於漢。衰於魏蜀六朝。迄唐而幾絕。攻石之工始於元。盛於明清。至今日而益多。然而六百年來。圓朱失之滑。方筆失之闊。趙文丁黄。更迭代興。其能卓然名家者。不過如此。並世印人。則不流於野。即入於俗。欲求佳覯。彌益寥寥。是知印雖小道。非博通六書。益以工力難於爭名藝苑也。吾師山陰壽石工先生。源淵家學。著述等身。文章書法。早爲海內詞林所引重。髫齔即擅雕鎸。治印以萬計。海內書畫名家用印。率出先生手作。先生之治印也。祖述秦漢。鞭策元明。不囿于古。不徇乎今。篆法一本六書。平澹中自饒新趣。不以奇巧取勝。益復誨人不倦。循循善誘。門弟子偏海內。金鍼度人。悉規於法。金君禹民。近歲之最著者。篆刻學講義一書是先生教授國立美專時。逐日講授之作。比出以眎章甫。

盥誦既竟。亟付梓人。用廣流傳。更乞得先生近作如干方。著於編首。以見一斑。若夫鉅製風行。則吳迪生同學手拓之印譜。式較博。數較廣也。癸酉十月。受業武進巢章甫敬序

篆刻學

紹興壽鉨石工

凡論

嬴秦制印。斯從其朔。逖矣兩漢。人習雕鐫。宋元以來。印材大彰。迄今於茲。纍纍垂肘。小學一途。印爲津涉。讀書識字。上可通經。然而吾邱論印雖有專書。淺人膚語。實誤後學。余述斯編。薈萃羣說。源流派別。日課一則。取次錄之

(宗主)

劉勰作文心雕龍。首以宗經。治印於秦漢印。猶文之有六經也。六經以前無文。秦漢以前、古鉨存者無多。謂之無印。亦無不可。印章之用。古爲符節。三代之制。以金玉爲印。取鉨見於周書。佩印見於六國。然傳世者尠。莫資考證。自秦傳國鉨始見著錄。字用大篆。號稱李斯所篆。孫壽刻之。眞僞尤莫辨也。宋元明印譜。類集古印。木刻傳摹，寖失古意、有淸一代。秦漢印章。出土者衆。各家集印。頗多精品。於是世人遂識秦漢印章之真面目。間有一二古鉨。尤足見三代

遺意。舉大小各鉩暨秦漢官私各印。朱文白文。方圓奇正。變化無窮。章式邊闌。於焉大備。欲求印學。此爲先河。宋元印家。本於說文小篆。頗尚朱文。然其精能雅正處。正取法乎是。

有清中葉。印家蔚起。派別攸分。浙得其方。皖得其圓。各具一體。遂以名世。歙派巴胡諸家。純擬秦漢。乃淳樸有古氣。鑿鑄各印、摹擬最難。惟吳熙載獨得其意。浙人趙之謙始習丁黃。繼乃參以皖歙諸派。上追秦漢。自成一家。近人吳俊卿刻印。多用大篆。非深得秦漢鉩印之純樸。未易造此。可知刻印一事。須從秦漢入手。大成之後。或造其一體。或神其變化。百變而不離其宗。宋元學者。祇奉說文。深鄙漢篆。數典忘祖。窮態百出。懸針，柳葉，鐵線，滿白，滿紅，爛銅，九疊，諸名。鱗，鳥，龍，虎，等毫無意識之式，以訛傳訛，牽强附會。刻印一事。寖入魔道。名匠尚不如此。自命印人。而隨波逐流。寧不可羞。唐韓愈作古文。歸本六經。遂起八代之衰。世之有志學印者。其以刻印中之韓愈自視。勿沿流逐末以自小也。

旁通

古文必本之六經。然周秦諸子。六經之支與流裔也。故爲文必旁參諸子以會其通。書法必本之篆籀。然隸與草。篆籀之支與流裔也。故學書必兼及漢魏碑誌。晉唐帖本。以闚其趣。秦漢印如文之六經。書之篆籀。固爲治印家之宗主。然非博覽金陶諸文。不能宏其旨趣。則博取兼收。實爲至要。淺學之流。眼孔如豆。祇知附會勦說。而不能探其本源。蓋自唐宋而降。迄於元明。印學之厄極矣。吾生雖晚。幸值有清之後。出土古物。存字甚多。宋元諸人所未見者。吾輩多目見之。此正吾人考古之好機會。其於治印。尤足以資參證。於此而不思有所會通。寧不可惜。爰選近代現存各種器物文學。必資旁通者列於後方。學者能於此求之。有稗印學。非淺鮮也。

金文。三代秦漢鐘鼎彝器，泉布，鏡鑑，權，量，詔版，皆金文類也。自薛尚功作鐘鼎欵識。爲金文詳於著錄之始。然刊版不精。字畫多失原意。不足據也。阮元繼之。摹畫較工。稍傳古意。吳大澂所編說文古籀補。則爲空前絕後之作。以

吳氏見眞器獨多。作篆得鐘鼎眞意。全書手自鈔寫。頗能爲篆刻之參考本。近入丁佛言依其體例。編說文古籀補補。取材尤博。惜鈔寫視吳爲遜耳。至能搜集原器拓本。更爲精善。近來影印各種。若上海廣倉學宭印行者。暨上虞羅氏刊行之本。均在可取之列。東莞容氏新刻金文編一書。就原器拓本中字。剪黏連綴。付之精印。有功印林。不在吳氏丁氏之下。

陶文　陶器制作甚樸。皆三代文字。有淸以來。出土日衆。多鏨製器人名，及主祭人里氏。字簡而意遠。丹徒劉氏著鐵雲藏陶。所載頗多。雖屬石印本。而古意不失。山陰吳氏遯盦古陶存。粉紙墨拓。尤爲精品。上虞羅氏著秦金石刻辭。所載陶量。亦可見秦篆遺意。

甲骨文　甲骨文乃古龜甲獸骨。其上所刻之文字。淸光緒間始發見於河南湯陰。丹徒劉氏拓付影印。遂傳於世。近經羅振玉精加攷釋。定爲殷代王室遺物。所載皆貞卜文字。字體與鐘鼎少異。亦有可以互相發明者。筆畫細健。純出刀刻。可悟古人刀筆之意。羅氏影印殷墟書契精華。是也。又何名書契文。

古碑及漢碑額文。爲文必先習字。治印必先習篆。此定理也。倉頡大禹之書。傳鈔摹畫。雖可於閣帖中得其髣髴。而古意蓋全失矣。欲求三代以上真蹟。自以石鼓文爲最。宋拓本存字尙多。明拓次之。薛尙功所摹。字多謬誤。不足據也。小篆以李斯爲最。陽冰後起。稍稍遜矣。斯篆以瑯琊石刻畫粗神完爲篆書極品。泰山二十九字次之。會稽刻石繹山碑皆後人摹本。字畫圓細。誤於唐人。其結構尙有斯翁遺意。漢碑隸書爲多。吳天發神讖碑字體方健。無圓細陋習。漢篆惟碑額中有之。稍雜隸體。然自是秦篆嫡派。何澂有雙鉤本。可資摹寫。此外若祀三公碑。由篆變隸，尙少存篆體。可爲作印之助。

古磚瓦文　古篆既不可多見。則殘磚碎瓦有文字者。古意盎然。亦足爲作印之助。古磚瓦當。文字極精。清世出土日多。各金石家著錄亦衆。以載入崇川馮氏所著之金石索者。摹畫爲精。近人羅振玉瓦當文字刻本最佳。可資摹擬。若得原器拓本。更爲無上妙品。此外錢笵文字。亦可略備一格。

泥封。泥封於金石諸品中最晚出。淸道光初。始發見於巴蜀。趙之謙寰宇訪碑錄

。誤認爲印笵。未明封泥之用。丹徒劉氏所著鐵雲藏陶。始謂古人以泥封苞苴。上加以印。海寧王國維著簡牘檢署考。攷證最詳。蓋古人用印。非似今之印泥也。類皆封以紫泥。用陰文印於其上。其文凹處。適成今之陽文。今日所流行之火漆封口。與此正復相類。歐人於西域得古函牘。往往封泥俱存。可爲確證。上虞羅氏玻璃版印齊魯封泥集存。字畫無異拓本。爲最精品。

以上數種文字。不啻古人真蹟。非如後人附會自作可比。如能備置瀏覽。自於篆刻學有無量裨益。大抵鐘鼎彝器泉布文字。以之入印。至多古趣。權量詔版。入印即秦篆也。漢篆足爲秦篆之助。磚瓦文於擬漢印時。頗可假以神其變。至泥封尤爲漢印嫡派。用作朱文。自然純古。皆不可不夙爲服習者也。融會貫通。自爲一派。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則在個人之材力精能而已。

名式

印章今謂之圖書。圖書之名。古用爲珍藏書畫者。世俗相沿。遂以印章爲圖書。此大謬也。印章之名。自以『印』『章』『鉨』三者爲上。鉨爲古人作印通稱。自秦始

皇製傳國鉨。祇天子稱鉨。一名曰寶。臣庶不得用之。歷漢迄淸。印文𢧐用鉨者。職是故也。方今國家共和。人民平等。此等忌諱。當然解除。鉨字可沿用矣。印所以昭信。公私皆可用。或用私印以別之。亦有用印信唯印者。不足四字。可加一之字。章亦印也。漢時列侯丞相前後左右將軍印。皆可用章。於是後人有謂章字祇可用之官印。不可用之私印者。實亦不必拘此。字印漢時已有之。如長卿仲孺之類甚多。皆字印也。（有謂此所以別行次者如今行一行二類亦可備說）曩所見漢印中有子員二字印。其爲梅福之字無疑。刻字印正非後起

齋堂軒館印始於唐李泌之端居室。別號印始於宋。盛於元明。家世名位。亦有刻作印者。收藏鑑賞印。用爲珍藏書畫之用。唐宋時已有之。至於書柬印。秦漢時書簡內外。通用一名印。然漢印中白記白牋白疏白事等印。用備一格。未爲不可。若封信印。漢印中印信封完十六字印。或單一封字。至爲古雅。護封謹封等印。皆俗不可取。書畫中用引首押角中用或用齋館名。或引用成語。亦謂之閒章。實爲後起。以古時祇有日利長年等語。取以入印。即引首或押角印也。須用此等

印時，齋館名外。引成語總以渾成風雅爲是。（無上款可用引首有上款祇用押角）臣字印古人所以示謙卑之意。非對君上而言。今未始不可用。必欲剗除疑似之專制名稱。不用亦可。父字入印。則用於表字之後。父即甫。古字通用。如某某父是。氏字入印亦然。亦有以氏字入姓後。作姓氏解者。亦通例也。至合鄉里名字爲一印者。曩見漢印中有『常山南行唐陳鶩印信』『右扶風丁潛印』類等。必須章法穩協、否則難免鄙俗。總之印式不一。要以古雅爲上，名印宜於四字。如姓某名印，或姓名之印。或姓名印信。皆可。五字印起於漢人。官印漢用土數五。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如某某某之印之章某某之印信私印等。自可沿用。三字印右邊一字。左邊兩字。雙名不可折開也。若齋館名印則反是矣。回文印二字名多用之

陰陽文古與今相反。蓋古用紫泥、印爲白文者。鈐出則成朱文。今用印泥。自以今稱爲是。陰陽相間。古亦有之。字之四旁。有用青龍朱雀等花紋者。毫無意識。若直畫以分左右。或十字以界四邊。要能古雅。不妨偶一爲之。非正格也。

形印以正方爲正。腰圓始於軍曲。長方則不經見。純圓者漢印中有之。天然印則後人就印材之形象。偶然寄興。未可據以爲式。至於柳葉葫蘆。非失之纖巧。即失之鄙俗。大雅君子所不取也。

派別

印古無所謂派。以所學皆宗秦漢。秦漢本無紛歧之派別也。後世印人。風起景從。各晞秦漢。各有獨到，間或稍加己意。不無變化，派別於是乎起。吾人生於今世。欲殫精印學。宗秦漢矣。金陶諸文而外。更不能不精研各派。以爲宏通之助。宋元以來。刻印名家者稱吾邱衍。（子行）著有學古編。然手刻之印。傳世甚尠。此外趙孟頫，（子昂）文彭，（三橋）何震，（雪漁）數人。傳世之印。尚可得見。皆精習六書。力摹斯冰。（李斯李陽冰）於漢印外自具一種態度。有清康乾之際。此派獨勝。即世所謂宋元派是也。自丁敬（龍泓）變文何之雅秀。而以雄健高古提倡。一時學者宗之。其後蔣仁，（山堂）奚岡，（鐵生）黃易，（小松）繼之。稱有武林四家。陳豫鍾，（秋堂）以工緻勝。陳鴻壽，（曼生）以雄渾勝。趙之

琛，（次閑）學於秋堂而較圓勁。錢松原，（叔蓋）最後起。而特具蒼渾之勢。與丁蔣奚黃合稱西冷八家。流衍日廣。成浙派。

與黃易同時。歙縣巴慰祖，（雋堂）胡唐，（子西）山陰董洵，（小池）專力秦漢。所作名字印。古意盎然。雖未盡脫文何窠臼。然力能復古。亦印學中之韓昌黎也。巴胡皖人。世稱之爲皖派。亦稱鄧派。先是鄧琰，（石如）所學略同巴胡。名實出巴胡上。而造詣實不逮巴胡。此派鼻祖。蓋爲徽州程邃。（穆倩）巴胡承其緒。鄧琰衍其澤。其後傳之包世臣。（愼伯）世臣再傳吳熙載。（攘之）熙載尊鄧氏而歸於漢人。實集皖派之大成者。百餘年來。遂與浙派成對峙之局。熙載本名廷颺。以字行。

咸同以後。印學少衰。而趙之謙，（撝叔）徐三庚，（辛穀）實爲後勁。趙氏作印。不拘一格。能以秦漢碑碣及泉幣鏡磚諸文字。參酌與互用之。其擬漢鑄漢鑿。尤爲獨到。徐氏貫通百家。不窺秦漢。所刻小篆。規摹鄧氏。而筆致章法。參錯流動。頗能獨樹一幟。識者謂趙氏在浙派中。洵可前無古人。徐氏則皖派之健也。

其優劣可斷言矣。

此外王石經，(西泉)吳咨，(聖兪)亦薄負時望。有聲印林。石經爲陳介祺(簠齋)制印極多。咨與汪昉(叔明)善。昉所用印。皆咨手刻。石經所作。囿於規矩之中。非不雅飭。忒尠意趣。咨近浙派。修潔有餘。即蒼古之詣。或猶未之臻也。黟縣黃士陵(牧甫)生爲皖人。而治印不規規於皖派。秦詔漢鏡。得力頗多。朱文密字。羅羅淸疏。譬之倪迂小畫。令人意遠。白文則少嫌臃腫矣。而其峭拔處。要非王石經吳咨所及

棄取

惟有所棄。而後有所取。秦漢而後。宋元以來。刻印者奚啻千百。廣搜博覽。非不可爲參考之資。而學者辨別不愼。則歧途誤入矣。古人斷代學文。即是此意。前述印派。宋元舊譜。吾不得見。所僅見者。宣和一二印暨趙孟頫自用印而已。若周亮工之賴古堂印譜。汪啟淑之飛鴻堂印譜。羣謂宋元嫡乳，作處僅在工秀。求其深得漢人矩矱者。百不一二。其弊在墨守小篆。不知變化。又其時碑版暨

金陶諸文。出土尙少。時勢限人。亦固其所。文彭何震輩。即墨守宋元而誤者也。

浙派在近三十年間。學者最多。在刻印界頗具有一部分勢力。丁氏古樸。蔣奚諸家。亦極精能。然而有刀無筆。過露鋒鋩。誤於繆篆。破壞字體。是其病也。

皖派能以圓勝。筆刀兼有。鄧氏之雄悍處。足矯浙弊。惟椎輪大輅。尙未盡工耳。吳熙載所治印。視鄧氏爲精到。不矜才。不使氣。而自具古意。較浙派難學。而弊亦較少。若徐三庚探源巴胡。自是此中健者。獨其分朱布白。不無過正過匀之病。鄧氏長脚疊畫。本其所短。徐氏受人指摘。亦復在是。鄧徐蓋胥以氣盛者。學之非所宜也。

學浙派須細審其與漢印有合處。去其過方過正過雕鑿處。趙之謙專神其變。二金蜨堂　譜中。朱文趙之謙印。白文寫金石文字長方印。暨魏沈兩氏收藏各印。力矯浙派之失。深得秦漢鑄印鑿印諸法。悉心領會。不至入歧途矣。

吳俊卿非學皖派者。但其中年所作稍近揚州吳氏。(熙載)能以圓勝。能以氣勝。

其指歸與皖派同。古雅渾樸。又硯林丁氏之法乳也。大抵並取浙皖兩派之長。而歸其本於秦漢。缶廬印集中。爲貴池劉氏平湖葛氏所制諸印。導源石鼓。旁搜金陶文字不拘一格。能會其通。所謂自成一家。目無餘子。近世之宗匠也。

選材

刻印之於石。猶書字之於紙。紙不良而欲得佳字。則用力多而收效少。刻印亦然。古人範金鑄印爲多。兼有鑿刻。意收急就。亦以其材不堪用也。則金銀銅鐵可知矣。刻玉之法。近世失傳。藥力既不可能。昆吾刀又復罕有。俗人庸工。則施碾鑿。其不得如意。猶之金銀銅鐵也。覓取金剛石之佳者。磨治成刃。强施鐫刻。未始不可。然一印製成。腕脫力竭。自尋苦惱。莫此爲甚。印貴適意。何事故取其難耶。寶石，瑪瑙，翡翠，水晶，磁，砂，其弊略與玉等。珊瑚，琥珀，密臘，又脆不任刀。黃楊，竹根，則病軟膩。而不見筆力。角，骨，雖稍可上刀。而病在於俗。牙亦骨類。紋理縱橫。性復滑韌。僅宜於切刀一種。圓朱細白。似尚適宜。難於圓轉如意。雖耐久用。亦所不取。求其硬度適中。運刀合度。石而

已矣。

自王元章冕以花乳石刻印。於是刻印家競尙以石。青田壽山昌化諸石。遂大著於世。其他過硬過軟者。皆成棄材矣。壽山石有五色。要以田坑爲佳。田黃田白之名。即由是起。其質細潤。頗能任刀。新坑所出。或有鬆膩之弊。昌化亦有五色。以雞血紅者爲佳。顧亦不可多見。往往有紅處鮮明。而質地粗劣。且多雜沙性。不任刀。其純白帶凍一種。品雖下於雞血紅。而沙性絕少。似尙適用。弊僅在一膩字。青田石自以凍爲最佳。市石不甚美觀。而佳者不剛不柔。刃之所至。無不適意。爲鐵書者，不能不以此類爲妙品矣。若山東萊石。遼東岫巖石。龍江之江石。非梗即酥。僅宜把玩。難入印材之選。至於近人仿造之品。雞血田白。影射漁利。貽誤學人 實匪淺鮮。鑒別者不可不精審也。

著墨

刻印者不能作篆，其弊與作文者不識字等。不識字而作文。其文可想。不能篆而刻印。其印亦可知矣。宋元以來。能刻印者多。善作篆者少。雖極其詣。不過精

工而已，無古趣之可言也。逮於清之乾嘉。名家輩出。然非篆書精深。印學終難優美。鄧氏篆書。力追上蔡琅玡石刻。參以漢碑額。一洗唐人玉筯之習。（唐以後乾嘉以前作篆者必膠筆齊尖橫豎勻細世謂之玉筯文）楊州吳氏。一本鄧書。故刻印有筆有墨。不專以刀力勝。趙之謙吳俊卿刻印之佳。無不由於作篆功深。世人不習篆書。動言摹印。安揷摹寫，專恃字書。配置筆畫。牽强附會。欲求精妙。其可得乎。故習篆者刻印之本也。小篆則秦斯各碑暨漢碑篆額。大篆自宜取之鐘鼎欵識。旁及陶磚封泥之屬。旁通一篇。余早詳言之矣。

參考之字書。若說文。若說文古籀補。若說文古籀補補。若金文編。若漢印分韵。若繆篆分韵。若殷虛書契類編。皆可取材。至於六書通一書。歷來印人多取資者。但其摹印不精。續集用取鐘鼎碑版及漢印中字。較爲精審。初學鑒辨力未滋深。自以不看爲妙。

石上著墨。必須反寫。初學每苦欵斜。熟能生巧。自然精妙。練習時先寫印文紙上。照式反寫上石。慮有欵斜之弊。可驗之於鏡中。印文既具。刻時專注意於運

刀。事半功倍。此法似繁實簡。世人自矜能手。往往塗墨於石。遽然奏刀。一印既成。自視不佳。重付磨礲。再施鐫治。旋刻旋磨，石侏儒矣。欲速則不達。此之謂也

章法

作畫不能無章法。刻印亦然。初學作印。固不能不求勻稱。然亦須視字畫如何。字畫多。不可減，字畫少。不可增。配置之際。運用貴在一心。故作屈伸。强爲配搭。皆庸手也。能者固不如此。秦漢人印。或疏或密。皆有姿致。絕無牽强之弊。後世所謂繆篆。乃故爲增損之。甚有所謂九疊文者。屈曲塡滿。不問字畫。寧非怪事。

作印如作畫矣。畫之佳者。疏密濃淡。各極其妙。刻印至精能處。亦當有此意境。疏處極疏。密處極密。包世臣氏所謂疏處可令走馬。密處不使通風。是已。宋元以來。知此詣者絕尠。趙之謙深得此中三昧。擬漢鑄有獨到處。徐三庚神明乎此。作印亦有奇趣。雖有過當處。要不失爲一時名乎。

作印取其字畫相配。而以小篆之中。雜入大篆。此亦時人通病。其實說文中字。參以秦漢印寫法。爲用亦足。何必自亂體例以求配耶。欲作大篆。則通體須用大篆。例如四字印，四字皆籀文所習見者。恰巧配合。妙造自然。而不可以强爲牽合也。或謂大篆傳世者尠。年湮代遠。無可參稽。似不妨以小篆濟其窮。吳大澂以鐘鼎文寫論語孝經。頗能參透此意。余以爲此種究不可爲法。

印中偶有重字。有用一小二字代之者。此亦幾成慣例。但邊旁重者。萬勿沿用。例如清流激湍四字。邊旁皆水。若用小二字代之。尙復成何章法。

印之邊闌。看似無關宏旨。然其或方或圓。以及粗細完破。與印文實有極重要之關係。要須於著墨時。相度印文之局勢。暨其派別。以爲之準。正自不容草草。譬之畫龍點睛。不得以鱗甲求肖。而於眉目轉忽之也。

庸手每謂白文逼邊。朱文不可逼邊。要知秦漢印不盡如此。又有謂白文宜粗。朱文宜細。此論更謬。漢印白文有絕細者。秦氏朱文亦不盡纖細如髮也。董其昌曰。印章以小篆白文爲古。其或朱文及大篆鐘鼎篆者。皆變體也。尤妙處在朱文極

粗。白文極細。皆用力精到。篆文筆意。不爽毫髮。於此可見白粗朱細。並非能品。世人徒以粗白細朱。便於修飾。遂相沿於不自覺耳。初學亟當辨之。

運刀

刀之於石。猶筆之于紙也。善書者必講求運筆。刻印而不長於運刀。是奚可者。於是刀法尙焉。篆刻家之講求刀法者。歷來載之於書者。所謂正入正刀法。單入單刀法。雙入正刀法。衝刀法。澀刀法。遲刀法。留刀法。複刀法。輕刀法。埋刀法，切刀法。平刀法。舞刀法。言者綦詳。就之徒言刀法。實不足以盡刻印之能事也。蓋作印須要有筆有墨。有墨者謂具有篆書之筆致也。苟無筆致。而斷斷於刀法。又奚可者。

刻印者須隨字畫之方圓屈折以運刀。斷不得因刀而害筆。一字之間。一印之內。有頓挫處。亦有放縱處。有露鋒處。亦有藏鋒處。初不得盡强字以就刀也。倘必標舉某印爲舞刀法。某印爲切刀法。雖震其名。而於事實未盡合也。作印之要。貴在隨字所適。以佘所經歷者。單刀一法。正可作用鑿印。至於作偏鋒印。直一

複刀可以賅之。流利處。可用衝刀。堅實處可用切刀。入筆則用鈍。出筆則用鋒。單復刀外。則用補刀。此亦爲必不可少者。總之鑿印正鋒也。若近於浙派之印。則偏鋒矣。此理亦如用筆之有正鋒偏鋒。要在向機而施。運用得妙耳。初不聞何爲澀筆何爲舞筆也。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利字之解釋。非曰銳利也。便用而已。刀鋒以稍鈍爲是。不可過銳。過銳之鋒。用力則太露鋒。不用力則於流於弱。不如稍鈍者加以腕力爲適合也。印刀以齊口雙刃爲合。作印作邊款均極便利。

款識

欵識始於古鐘鼎文字。所以記製器原則。及作器人姓名與年月日。古陶器磚瓦皆有欵識。而陰陽文不同。後人遂謂款識分二義。欵爲陰字凹入。識爲陽文凸出。其實欵識取義。不過如上所述。無須强爲分辨也。古今印人。能爲款識者少。明人文彭何震諸家間有邊欵。皆書之於石。而後刻之。如刻碑然。大書深刻。既病傷石。且不能作細字。自浙派出。任刀作小眞書。不先筆寫。一石能刻累千百字

。實爲前此所未有。
丁敬黃易所製。雖則甚精。然椎輪大輅。不無篳路之功。冷西八家中邊款。如蔣仁之圓逸。趙之琛之灑脫。陳鴻壽之雄健。錢松之純樸。皆有獨到。譬之歐褚各碑。健秀不同。要以陳豫鐘爲最工雅。今觀其所作。一筆不苟。一畫不走。密行細字。縱用筆寫。恐猶遜其完美。且有筆寫所不能到者。眞神工也。
皖派如鄧石如所作邊欵。亦先著墨而後奏刀。其刻法殆與古人略不甚異。至吳熙載始能任刀爲之。草書爲多。筆致縱橫。無不如意。亦一時絕詣也。
趙之謙最晚出。所作欵識。或陽或陰。或篆或隸。或摹六朝造象。或擬漢人畫像。無不佳絕。眞書純作魏碑。尤爲古所未有。直欲涵蓋前人。
作款之法。眞書要在用切刀。一刀卽成一畫。臨奏刀時。必先揣摹如何可成點畫。如何可成鈎撇。直畫如何運刀。橫畫如何運刀。意匠在心。習熟於手。然後放膽下刀。一鼓作氣。頃刻而成。自與筆寫無異，若作草隸篆書。更須參用旋畫。始能運轉不滯

印之有欵。猶畫之有題也。古今名作。無不題字。與畫相得益彰。印亦何獨不然。各家款識。非爲作字精美。即行文亦復恰到好處。古人雅趣。於此可見一斑。作印者倘無邊跋以副之。直無題字之畫耳。欲以傳世。豈不戛戛乎難哉。爲習邊欵計，不可不讀六朝諸碑。蓋六朝碑文。多由刻碑者任刀刻之。不盡先書丹也。鋒角峻銳。奇古多趣。出於自然。筆寫所不能到。此六朝人之所獨也。邊欵刻法。與此略同。摹擬此種文字。又最適宜。取爲範本。實習學邊欵之捷徑。六朝碑文中。龍門造象。尤宜多看。此就邊欵中之小眞書言之。若作篆隸或行草。則服習古印人邊跋可矣。但小眞書尤爲邊欵中上乘。不可不知。

潤色

印之於印泥。猶字之於墨。善書而不用佳墨。終有美中不足之憾。鈴印亦猶是也。古今書畫所用印章。印泥紅厚可愛者。足以增長書畫之精神。否則縱有佳印。亦爲之黯淡無色矣。故刻印家於印泥。每多珍重致之。古今談印各書。多附製印色一門。惟人各異詞。方法不一。一經試驗。適用者甚屬寥寥。吾人於此選科。

況非行家。工力又未能恰到。仿製徒自苦耳。坊間所售之品。色既不厚。艾絨亦粗。佳者絕少。日本製顏色頗有紅者。然亦粗絨新油。不耐久用。往往一二年後。絨膠篆文。每有模黏不眞之弊。油易外滲。尤可惜也。

西泠印社所製各種。頗屬可用。鏡面硃砂者即爲合宜。以其色厚絨細。油不外滲。備此三者要素。所以佳也。漳州麗華齋製。非不絨細油淸。而色不免太薄。以之鈐印。正如書家之用淡墨。終少醇古之趣。

印泥色澤自以微紫者佳。紅則甜俗。黃則薄弱。皆非合用之品。古人之所以用紫泥也。

最近北平印社所製印泥。微紫而色厚絨細。又有藍色綠色各種。今之所僅見也。定庵詞曰。治藍活翠沈沈碧。人間無此銷魂色。一印著紙。方彿似之矣。

印人

秦漢印，不著作者名氏。無從稽考。元明以來。名家輩出。不可枚舉。周亮工印人傳述之詳矣。勝淸末葉。仁和葉銘更有印人續傳之輯。搜羅綦富。不讓前賢。

兩書並已行世。無俟余之贅列也。茲就余之所見刻印。列其刻印之人。稍稍述其宗派。俾有志斯學者。知所擇焉。

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道人。湖州人。始創圓朱文。有印史一卷。元時人

松雪刻印。書畫眞蹟鈐用者。今多見之。何震謂其殊欠古雅。非苛論也。

文徵明。名璧。一字徵仲。以字行。長洲人。明時人。

徵仲刻印。亦多見於書畫。雖不能法秦漢。然清而有神。其所長也。

文彭。字壽承。號三橋。明時人。有印譜二卷。張其堅字竹村所集。

周亮工稱三橋力能追古。然未脫宋元之習。

何震。字主臣。號雪漁。婺源人。明時人

余所見雪漁刻印。大都章法整齊。而又活潑。略如其所論印。十餘歲時。從官山右。得雪漁刻印一方。平均六分强。白文强飯爲佳四字。邊欵百穀屬爲月嬌作。雪漁。八字。字體略如揚州吳攘之。而蒼勁圓折。殆非攘之所能及也。款字行書。似亦先著墨而後奏刀者。余久客遼瀋間。未經携以自隨。辛亥光復。

書畫古玩。蕩然無存。此印亦不知流傳何所矣。

朱簡。字修能。休寧人。明時人。著有印書印品。

修能刻印。曾見數方。其字派異於文何。已開程邃鄧琰之先軫矣。修能論印云。印文爾雅。惟漢是則。曰字曰章。法具而思過半。其異同可言也。至筆力有神。不可得而言，又云。唐以塡篆作印而印繆。宋元嗣其餘脈。不足觀也。其立論至精確。

程邃。字穆倩。歙人。明末時人。

穆倩刻印。頗極精能。惟好用繆篆。是其所短。然生當文何之後。而能卓然自立。別創一派。可佩也。

王槩。字安節白下人。明末時人。

安節刻印。直追秦漢。白文尤古逸。

傅山。字青主。太原人。明末時人。

青主刻印。多見之所作書畫中。未脫文何窠臼。

丁敬。字敬身。一字鈍丁。自號龍泓山人。錢塘人。淸時人。有硯林印譜。
敬身爲浙派之鼻祖。創爲細字邊欵。尤爲前古所未有。
金農。字壽門。自號冬心先生。錢塘人。淸時人。
冬心刻印。別具慧心。然究不脫浙派窠臼。蓋繆篆二字誤之也。
高鳳翰。字西園。號南村。晚號南阜。膠州人。淸時人。
南阜刻印。師秦漢而能變化不拘。活潑有韻味。
黃易。字大易。號小松。仁和人。淸時人。小蓬萊閣印譜。
小松刻印。曾問業於丁敬身。有古雅處。而碎弱之弊。在所不免。
桂馥。字冬卉。號未谷。曲阜人。淸時人。
未谷刻印。大類唐人塡篆。亦有師法元明人之圓朱文者。未敢譽爲印林巨擘。
其論印各書。則淹雅可佩。蓋於印學有研究。而奏刀則心多相左。毋寧謂爲印
學之理論家。
汪啟淑。字愼儀。號秀峯。又號訒菴。歙縣人。淸時人。

秀峯自刻之印。閒有一二蒼潤者。其所集飛鴻堂印譜。漢銅印叢。退齋印類。各種。瑕瑜互見。後人震其名者。誤人歧途。貽害匪淺。近今坊閒影印飛鴻堂印譜一種。銷行極廣。淺識者至奉爲圭臬。心摹手追。其弊不流於俗濫。即失之穿鑿。可慨也。

董洵。字企泉。號小池。又號念巢。山陰人。清時人，有董氏印式。小池爲羅兩峯刻印甚多。不能謂全無佳者。而俗濫者多。合作甚少。

余觀國。號石顚。又號竹西。清時人。竹西不知何處人。余舊藏一竹石畫册。所用印章。至數十方。白文頗超逸。朱文則近於造作矣。

蔣仁。字山堂。杭州人。清時人

浙派健者。

奚岡。號鐵生。自號蒙泉外史。錢塘人。清時人。刻印與山堂相伯仲。

陳豫鍾。字浚儀。號秋堂。錢塘人。清時人。有求是齋印譜。
刻印在西冷八家中。當屬龍尾。惟密行邊款。精雅獨絕。
陳鴻壽。字曼生。錢塘人。清時人。有種榆仙館印譜。
曼生刻印。於蔣奚諸人外。別樹一幟。重刀方筆。亦浙派之堅城也。
張鏐。字紫貞。號老薑。揚州人。清時人。
刻印勁古。不斷斷於秦漢。而自成家法。
趙之琛。字獻父。號次閑。錢塘人。清時人。有補羅迦室印譜。
次閑刻印。與曼生同一家派。而醇樸處微遜曼生
錢松。字淑蓋。鶯湖人。清時人。
淑蓋白文蒼古。
鄧琰。字石如。號頑伯。以字行。懷寧人。
石如刻印。開皖派之先聲。印石散佚。後人重爲搜輯。製譜行世。殘蝕無復神
致矣。

吳廷颺。字熙載。號攘之。以字行。儀徵人。清時人。有師愼軒印譜。
攘之刻印。能集皖派之大成。
林皐。字鶴田。常熟人。清時人。有寶研齋印譜。
鶴田刻印。精整有餘。白文不免板滯。王麓臺用印。多出其手。
趙之謙。字叒夫。號撝叔。晚號悲盦。會稽人。清時人。有二金蜨堂印譜。
悲盦刻印。能集浙皖兩派之大成。
胡钁字匊鄰。石門人。清時人。有晚翠亭印譜。
匊鄰刻印。以細白文爲宜。朱文每有刀刻不到處。往往神理未完。
黃士陵。字牧父。黟縣人。清時人。
牧父刻印。清挺獨絶。皖派之異軍也。
吳咨。字聖俞。常熟人。清時人。
聖俞與畫家汪昉叔明善。叔明用印。多出其手。工秀而已。
王石經。字西泉。山左人。清時人。

西泉刻印。頗極精巧。終不脫描頭畫角之習。氣勢局促故也。陳簠齋用印多出其手。

戈履徵。字叔賜。號青侯。景州人。淸時人。有柏葉盦印譜。

青侯刻印。略近西泉。而氣韻勝之。其師承蓋出於林鶴田。

以上諸人。所刻之印，悉余所習見者。彙誌於此。以見一斑。共和改元以後。印人蔚起。宗派各異。標舉爲艱。姑付闕如。以俟知者。

（完）

后　记

《篆刻学》是先师寿石工先生昔在国立美专任教时的讲义，后由其门人巢章甫印行于世，数十年来沾溉印林。书中论及篆刻艺术的各个方面，多为未经人道之精辟至论，如时尚多喜『满白细朱』，师则曰：『白粗朱细并非能品』，尤以『宗主』一章列于卷首，为后之学者指明正途，可避沿流逐末之歧。今天津古籍书店影印，广为流布，聊志数语，并由《蝶芜斋自制印逐年存稿》中精选先师遗作若干方，可使读者藉验其论，当可倍受其益。

一九九〇年二月　天津张牧石

铸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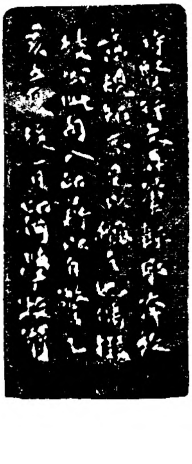
家在城西

故国山河故园心眼

始知真放在精微

葵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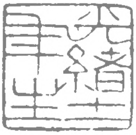
寿玺私印（双书）



光绪十一年生

寿玺长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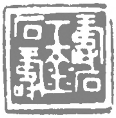
寿石工



寿石工金石寿

逸怀浩气

石工短歌



火传四明

绍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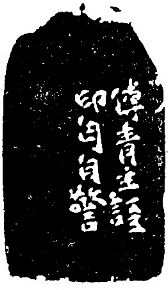
乙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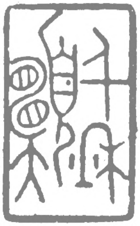
我侬生小幽并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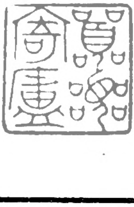
宁支离毋安排

仁（虎形）

动罗箑清商







千秋愿

珏庵

琼浆万感

嚣嚣寄庐

张氏左书

燕侯（四灵印）

石尊者

封面设计：李　明

定　价：0.80元